

臺灣高等經學研討論集叢刊

主編 | 李雄溪、林慶彰 編輯 | 蔣秋華、許子濱

嶺南大學

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學界第一次舉辦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經學研究叢書・臺灣高等經學研討論集叢刊

嶺南大學經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雄溪、林慶彰 主編
蔣秋華、許子濱 編輯

嶺南大學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 編 李雄溪、林慶彰

編 輯 蔣秋華、許子濱

發行人 陳滿銘

總經理 梁錦興

總編輯 陳滿銘

副總編輯 張晏瑞

編輯所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工作室

發 行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 (02)23216565

傳真 (02)23218698

電郵 SERVICE@WANJUAN.COM.TW

大陸經銷 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電郵 JKB188@188.COM

如何購買本書：

1. 劃撥購書，請透過以下郵政劃撥帳號：

帳號：15624015

戶名：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 轉帳購書，請透過以下帳戶

合作金庫銀行 古亭分行

戶名：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877717092596

3. 網路購書，請透過萬卷樓網站

網址 WWW.WANJUAN.COM.TW

大量購書，請直接聯繫我們，將有專人為
您服務。客服：(02)23216565 分機 10

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4 by WanJuanLou Books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嶺南大學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李雄
溪、林慶彰主編.

-- 初版.-- 臺北市：萬卷樓，2014.02

面；公分.-- (經學研究叢書)

ISBN 978-957-739-755-3(平裝)

1.經學 2.文集

090.7

101007426

ISBN 978-957-739-755-3

2014 年 2 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 1500 元

序

一八六一年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香港出版英譯本《四書》，也為香港播下經學研究的種子，可惜這些種子並沒有生根發芽。直到一九二三年，賴際熙在香港般含道（Bonham Road），創立學海書樓，聚書講學，才開啟了經學研究之門。一九二七年香港大學成立中文系，聘賴際熙、區大典為專任講師，講授經學課程，區大典並編有引證繁複的《經學講義》多種。一九四〇年，香港最大的官辦書院中央書院恢復漢文課程，講授《四書》。多管齊下，奠定經學研究的基礎。

五、六〇年代以後，從大陸或臺灣來港的經學研究者甚多，他們在書院或學院講授經學，生活清苦，卻培育了經學研究的人才。近四十年，香港的經學人才大多出自香港大學中文系。李家樹教授專研《詩經》，單周堯教授專研《左傳》，可謂當代香港經學研究的雙璧。年輕一代的經學研究者出身較為多元，他們在各大學任教，較有成就的，有郭鵬飛（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李雄溪（香港嶺南大學副校長）、陳致（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許子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盧鳴東（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許振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可惜這些經學家由於教學工作非常繁忙且分散在不同的學校，所以平常疏於聯絡，要合作執行研究計畫也相當的不容易。二〇〇八年香港浸會大學邀請我去當經學名師講座，演講兩個主題，一是香港近五十年《詩經》研究述要；二是中國經學詮釋的重要概念，許多各校經學研究的學者和學生皆來聽講，以前不太聯絡的學者也聚集在一起，也多了交流的機會。我在演講時強調，香港有很深的經學傳統，只是大家並不太注意而已，我建議香港研究經學的學者應該執行下列四件事情：一、編輯「香港研究經學論著目

錄」，讓世界各地學者知道香港研究經學的成果如何；二、要召開「經學研討會」，除促進交流外，也可以發揚校譽；三、要多參加海內外各地的經學會議，讓世界各地的學者知道香港有哪些研究經學的學者，他們的研究方向是什麼；四、應多申請研究計畫，在香港本地應多互相交流、聯絡感情、切磋學術。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一至三十日，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語言翻譯學系郭鵬飛教授也邀請我去作訪問學人，演講「中國經學史上簡繁更替的詮釋形式」，接著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嶺南大學中文系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合辦召開「國際經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四十餘篇，參加者接近一百五十人，這是香港第一次舉辦經學國際研討會，意義重大。香港浸會大學也於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舉辦「中日韓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打開了召開經學國際研討會的大門。嶺南大學的研討會論文集交給萬卷樓圖書公司來出版，全書收論文四十餘篇，內容包括主題演講三篇、出土文獻兩篇、《周易》研究三篇、《尚書》研究三篇、《詩經》研究六篇、三《禮》研究兩篇、《春秋》及三《傳》研究九篇、《四書》研究五篇、《孝經》一篇、讖緯一篇、經學史七篇，參加的香港學者有單周堯、謝向榮、羅燕玲、鄧國光、李雄溪、蔡崇禧、鄧佩玲、李家樹、張錦少、陳雄根、汪春泓、郭鵬飛、蕭敬偉、潘漢芳、許子濱、鄭健行、盧鳴東、許振興、潘銘基、陳以信二十位；臺灣學者有葉國良、蔡根祥、蔣秋華、張高評、馮曉庭、張曉生、金培懿、丁亞傑、孫劍秋、蔡長林、吳儀鳳、車行健、張壽安、林慶彰十四位；中國學者有彭林、錢宗武、虞萬里、楊天宇、趙生群、王鐸六位；日本學者有末永高康一位；新加坡學者有勞悅強一位，可惜韓國及歐美沒有學者發表論文。

這本論文集從二〇一〇年開始發函給發表論文的學者繳交文稿的定本，直到二〇一二年稿件才收齊，但其中仍有數篇作者沒有回音，所以僅收錄四十二篇。論文集的編輯工作由嶺南大學副校長李雄溪教授和我擔任主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蔣秋華教授和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濱教授負責編輯實務，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全書各論文的體例大體統一，附註不夠完備

夠完備的也盡量增補，二〇一三年年底全書定稿。

感謝各位作者提供文稿，也感謝蔣秋華和許子濱兩位教授的辛勞，更應感謝的是，主辦單位嶺南大學提供部分出版經費，這本書才能順利出版。本書的出版象徵了香港研究經學的重新出發，未來遠景看好。

二〇一四年一月林慶彰誌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五〇一研究室

目次

序	林慶彰	I
關於劉師培的《禮經舊說》	葉國良	1
錢穆先生與禮學	彭 林	23
高本漢的經籍研究	單周堯	43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天不見禹，地不生龍」解義	蔡根祥	93
《子羔》、《孔子詩論》中的有關《詩》的提問	宋永高康	113
《周易·屯》卦音義辨正		
——敬答成中英教授	鄭吉雄	127
《周易·萃》卦辭首「亨」字衍文說平議	謝向榮	151
王弼《易》學「主爻說」中的義理成分	羅燕玲	179
傳本今文《書》經文獻價值的語言學證明	錢宗武	201
周、秦《尚書·洪範》義的流播	鄧國光	243
方宗誠《書傳補義》析論	蔣秋華	271
「六月棲棲」諸訓平議	李雄溪	291
常棣與唐棣新考	蔡崇禧	299
《詩·周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與金文新證	鄧佩玲	317
《孔子詩論》應定名為「孔門詩傳」論	虞萬里	329
清崔述《讀風偶識》探索	李家樹	357
論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訓詁方法的經學意義	張錦少	387

鄭司農注《周禮》所用「讀為」術語考辨

——兼評段玉裁對「讀為」術語的界定	楊天宇	417
《禮記》與《孔子家語》互見文例研究	陳雄根	469
《左傳》疑義新證（宣公篇）	趙生群	489
「于敘事中寓論斷」與藉事明義		
——以《左傳》解經為討論核心	張高評	505
論《漢書》之成書以及前漢《春秋》學之命運	汪春泓	533
宋人王皙《春秋皇綱論》初探	馮曉庭	571
傅遜《春秋左傳屬事》與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之		
「晉文公之伯」紀事比較	張曉生	595
讀《經義述聞·春秋左傳》札記七則	郭鵬飛	635
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名字解詁》上卷諸說平議	蕭敬偉	649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桓子咋謂林楚」釋義研究	潘漢芳	671
《左傳》「晏嬰羸縗斬」楊伯峻注商榷	許子濱	677
作為帝王教科書的《論語》		
——宋代《論語》經筵講義探析	金培懿	703
盡善盡美		
——從《論語集注》看朱熹的新經學	勞悅強	747
讀清人劉開《論語補注》	鄭健行	769
粵、港地區《論語》粵譯讀本兩種		
——民國時期私學授經的情況	盧鳴東	785
清末民初桐城派《孟子》文法論		
——以姚永概《孟子講義》、吳闓生《孟子文法讀本》		
為核心	丁亞傑	809
區大典《孝經通義》考論	許振興	849

《易緯乾鑿度》上卷中的時空觀	孫劍秋	879
經、經學和經學史研究		
——兼序《南北朝經學史》	王 鏐	887
論賈誼經學思想之時代意義	潘銘基	905
論鄭玄在皮錫瑞經說中的地位	蔡長林	941
唐賦的經藝書寫	吳儀鳳	959
嘉道之際北京士大夫的崇祀鄭玄活動	車行健	1009
龔自珍論「六經」與「六藝」		
——學術源流與知識分化的第一步	張壽安	1039
利用民國時期經學著作的途徑	林慶彰	1065
東方經學和西方經學比較淺析	陳以信	1081
經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日程表		1087

關於劉師培的《禮經舊說》

葉國良*

一 緒論

儀徵劉氏，是清代幾個著名學術家族之一。從劉文淇（1789-1854）起，子劉毓崧（1818-1867）、孫劉壽曾（1838-1882）、曾孫劉師培，四代家學相承，除以治《左傳》舊注聞名學界外，又因學術背景和經濟因素，擅長校勘及方志之學，而方志多有金石門，所以又兼長金石之學。劉氏家學，到了師培，更能兼綜條貫，發揚光大。

劉師培，字申叔，別名光漢，號左龠。生於清光緒十年（1884），卒於民國八年（1919），年僅三十六。但其一生著作，實為可觀，佚者不計，僅《劉申叔先生遺書》¹即收書七十四種，遍及四部。其中研究群經（含小學）有二十二種，而以標榜古注古說者最為突顯，校勘先秦漢代諸子書則有二十四種；這兩種所占比例最高，正是家學擅長者。

劉文淇以來，其子孫除沿續研究《左傳》舊注的故業之外，又將此法擴及他經²，與本文有關的是《三禮》。本來，《左傳》中涉及禮學的內容極多，劉氏一家自不陌生，因而間有論述，如劉毓崧有《禮記舊疏考正》一卷，劉壽曾有《昏禮重別論對駁議》，其《傳雅堂集》也有〈讀周禮野廬掌固〉、〈車制考略〉、〈姑歿未殯而婦死斂婦當用何服議〉等禮學論文，但在禮學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¹ 《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市：華世出版社，1975年）。蓋據國民出版社《儀徵劉師培先生遺著》景印。凡本文引文僅標篇名而未注頁數者，均據此書。

² 如劉毓崧有《周易舊疏考正》、《尚書舊疏考正》、《毛詩舊疏考正》、《禮記舊疏考正》各一卷。

上，劉師培用力最多。劉師培病篤時自言他在入川（1911）後精力貫注在《三禮》之上，其弟子陳鐘凡在為《周禮古注集疏》作〈跋〉時說：

中華建國之八年秋九月，鐘凡北旋故都，謁先師儀徵劉君於寓廬。君以肺病沈綿，勢將不起，不禁愀然悵觸，涕零被面，慨然謂鐘凡曰：「余平生述造，無慮數百卷。清末旅扈，為《國粹學報》撰藁，率意為文，說多未瑩。民元以還，西入成都，北屆北平。所至，任教國學，纂輯講藁外，精力所萃，寔在《三禮》。既廣徵兩漢經師之說，成《禮經舊說考略》四卷。又援據《五經異詁》所引古《周禮》說、古《左氏春秋》說及先鄭、杜子春諸家之注，為《周禮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稱信心之作。嘗逡寫淨本，交季剛製序待梓。世有定論予書者，斯其嚆矢矣。」

因而《禮經舊說考略》、《周禮古注集疏》兩書，學界理應重視。

劉師培入川前，並非未曾研究《三禮》³，但當時與他經並治，並未特別專注，因而入川後，為何將精力貫注在《三禮》研究之上？值得考察。筆者以為和川人廖平（1852-1932）有關。先是廖平於一八八六年出版《今古學考》，說經嚴分今、古，是為經學初變。一八八八年，撰〈知聖篇〉及〈辟劉篇〉，尊今抑古，認為《周禮》、《左傳》都是偽作。但自一八九七年廖氏開始三變，說經有大幅度轉折，不再嚴分今、古，因而也不再尊〈王制〉而貶《周禮》，反而認為〈王制〉與《周禮》是規模小、大的問題。一九〇一年經學四變，講天人之學，仍重《周禮》。一九一八年，其弟子黃鎔撰《五變記箋述》，謂廖氏人學三經為《禮經》、《春秋》、《書》，〈王制〉為《春秋》之傳，《周禮》為《書》之傳；天學三經為《樂》、《詩》、《易》。《儀禮》一書，《今古學考》斷入古學，原來並未受到廖氏重視，五變始為廖氏推崇，置於六經之首，並稱「乃修身、齊家事，為治平根本」。一九一八

³ 如一九一三年出版《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其〈序〉云：「師培服習斯經，於茲五載。」可見劉師培於入川前已從事《周禮》舊說的研究。

年，距一九〇一年四變已十七年，其時弟子黃鎔既已出版《箋述》，則廖平推崇《儀禮》自然遠早於此。一九一一年，劉師培入川，一九一二年任四川國學館館長，延攬廖平講學，一九一三年推介廖平出版《孔聖哲學發微》，時間正在廖平經學五變之時⁴。然則劉師培學術傾向原來雖偏向古文（撰按：另詳本文第四節），但其在川之時，與廖氏學術在根本上並不牴牾，其轉治《三禮》，且取徑與廖氏不同，或許有感於廖氏學風而發。因為當時廖氏講《儀禮》、《周禮》，都放在天人之學的脈絡中，其思想已逐漸轉向對未來世界的建構之上，脫離了傳統經學的範疇。而劉師培則不僅回歸經典本身，甚且窮究鄭玄以前的「舊說」、「古注」，此一治經途徑，雖是劉氏家學擅長者，但在劉師培心中，或許有意為之，讓世人得以從另一個角度認識禮學。

《禮經舊說考略》一書，是未完成的著作。根據附於該書之後的錢玄同〈後記〉的說明，民國二十三年，南佩蘭聘鄭友漁編印劉氏遺書，鄭友漁與錢玄同從《國故》雜誌第一、二、三、四期中尋得〈士冠禮〉的一部分，又從蒙文通處得〈喪服經傳〉傳抄本，二十五年在《制言》雜誌第廿六期、廿七期尋得〈士喪禮〉、〈既夕禮〉與〈士虞禮〉，二十六年又從劉師培從弟處獲得其餘各篇殘稿，才得以編成全書，其中數處原稿下有空行，因而知道此書其實並未全部完稿。至於此書書名，錢玄同說：

〈喪服〉一卷，邵次公（撰按：名瑞彭）君有〈題記〉，〈士喪〉、〈既夕〉、〈士虞〉三卷，孫鷹若（撰按：名世揚）及沈延國兩君有〈題記〉，對於此書之名，皆稱為「禮經舊說」，惟《國故》所載者，則稱為「禮經舊說考略」。殘稿首頁闕佚，不知用何名，今從多數，稱為「禮經舊說」，惟〈士冠〉之錄自《國故》者，仍加「考略」二字，以循其舊。

⁴ 以上所述，廖平部分，依據〈廖季平先生學術年表〉、《今古學考》、《四益館經學四變記》、《五變記箋述》，均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 蒙文通卷》（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劉師培部分，依據萬仕國編著：《劉師培年譜》（揚州市：廣陵書社，2003年）。

按：劉氏弟子陳鐘凡提到此書時均稱為《禮經舊說考略》，凡四卷（撰按：除見上引文外，另詳下）；但學者習用「寧武南氏校印」本，一如錢氏所言，多作《禮經舊說》，篇各一卷，凡十七卷，所以本文也稱此書為《禮經舊說》。

本文的寫作，先指出此書的撰作方式，其次擇要分析劉師培對疑難問題的論證，再提出筆者的考察所得。唯大雅君子教正之。

二 所謂「舊說」

此書所謂「舊說」，是指鄭玄之前經師的經說。陳鐘凡的〈劉先生行述〉提到此書時稱：

又以《禮經》十七篇目⁵，大、小戴及劉向《別錄》所次不同，鄭注據小戴本，其篇次則從《別錄》，〈既夕〉、〈有司徹〉二篇篇名仍從小戴。魏晉以下，推崇鄭本，三家舊誼，遂以湮沒。考鄭氏《目錄》於經文十七篇，分屬吉、凶、嘉、賓四禮，前此禮家並無此說，鄭義雖合古文，然不得目為此經舊誼。爰廣徵兩漢經師之說，為《禮經舊說考略》四卷。

陳鐘凡提到十七篇的篇名、篇目次第以及分屬四禮的問題，乃是《儀禮》一書的大節目，該等大節目，禮家自有所知，乍看並不是學者最關心的課題。學者最關心的，自是《儀禮》中的疑難，劉氏能否從兩漢經師的遺說中入手而獲得解決。然而劉師培常從篇目次第的角度去解釋問題，所以陳鐘凡的陳述，也有其道理，不能忽視。

至於劉氏「廣徵兩漢經師之說」，其資料的來源，邵瑞彭對〈喪服經傳〉一篇的〈題記〉說：

其書甄采古義，舛輯遺佚，自經傳、《白虎通義》、《通典》，以迄唐

⁵ 原文「十七」誤植為「十九」，茲逕改。

宋類書，網羅殆遍，復下己意，折中而疏通之。

邵文說的雖僅指〈喪服經傳〉一篇而言，事實上劉氏全書都是如此。自從鄭玄注《三禮》，蔚為「鄭學」，所有漢代與《儀禮》相關的注解專著全部亡佚，後人難以了解其他漢代經師的詮釋。若欲深究，除了《白虎通義》外，就只剩一些零星的佚文，以及散見經傳的漢人注釋。其實，《儀禮》鄭注本身即留下一些問題，但後世如敖繼公等抨擊鄭注，大多是從禮意的角度逕予質疑，而未考慮到或許鄭玄之前的經師曾有較鄭玄為佳的解說，當然，元朝時輯佚工作不彰，學者不易運用，也是原因。到了清代，輯佚書籍提供學者檢索兩漢經師遺說的方便，但並無人針對《儀禮》遺說作有系統的整理。劉師培此書，除善用《白虎通義》、《五經異義》外，還勾勒散見經傳的注釋、《通典》所載漢代禮家之說、唐宋類書所載異文等資料，此外還以金石資料為佐證，可說充分運用了家傳的學問。

須注意的是，劉氏綜合以上各種資料，除了闡明兩漢經說之異於鄭玄《儀禮注》者外，也企圖解決一些禮學上的疑難。因而書名雖稱「舊說」，表面看來有如陳喬樞父子的《三家詩遺說考》一般，屬於較有系統的輯佚之作，其實還內藏劉師培個人的特殊見解。

關於漢人「舊說」，劉氏還斟酌細分出今文、古文經說，這是其家學原未強調的，而對《儀禮》研究來說，這也是前代經師未多措意的，值得學界特別注意。此一研究方向，邵瑞彭在其〈題記〉中指出，這是劉師培入川後治經的改變，且和廖平由嚴分今古轉向不分的改變正好相反：

歲辛亥，入蜀，居成都，蜀人為立講堂，奉廖先為本師，而君貳之。盍哉餘段，輒相諏討。時廖先已擯棄今古部分之說，君反惓惓於家法，尤好《白虎通義》，每就漢師古文經說，尋繹條貫，泝流窮原，以西京為歸宿。其所造述，體勢義例，覓異尋日。三百年來，古文流派，至此礪然卓立。烏乎，豈不盛哉！

劉師培既在病篤時自稱此書為「信心之作」，而此點又是學界前此所未曾措

意的，則其「信心」所在，除了劉師培個人的特殊見解外，是否也包括此項在內？似乎也值得學界注意。

三 劉師培對《儀禮》疑難問題的詮釋舉要

《儀禮》一書，細節繁多，文字又極簡省，自來以難讀著稱。本文表彰劉氏此書，既無法也不必毛舉細節，所以僅選擇其中數項涉及禮家聚訟的問題加以分析，以見其大端。

（一）饗禮的問題

食禮、燕禮、饗禮三者，其間的差別何在？禮家均欲釐清。但《儀禮》有〈燕禮〉、〈公食大夫禮〉兩篇，食、燕二禮有明文可據，饗禮則無專篇，因而引起禮家聚訟。

關於饗禮有無專篇的問題，〈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句下鄭注云：

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

鄭玄又於同篇「皆如饗拜」句下注云：

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古文「饗」或作「鄉」。

據此，是鄭玄認為「古禮經」原有〈饗禮〉，因為亡佚，儀節不詳，所以即使是饗禮之洗設於何處也無法確知。

鄭玄的認定，後世多信從，賈公彥《儀禮注疏》固不必論，敖繼公《儀禮集說》、胡培翬《儀禮正義》也無異議。但是，鄭玄卻留下了無法詳細分辨「食禮」、「燕禮」、「饗禮」三者儀節的區別的問題。因為《儀禮》中所見饗禮，僅〈士昏禮〉和〈聘禮〉中寥寥數語，《禮記》所載饗禮，唯〈郊特牲〉、〈仲尼燕居〉、〈坊記〉及〈雜記〉、〈曲禮〉中數語，至於《周

禮》，亦唯〈春人〉、〈大行人〉數事而已⁶，並無足夠記載以構築完整的儀節，如此一來，饗禮的全貌便極模糊。以至於萬斯大稱「食禮主于食飯，而無賓主之酬酢。其食飯也，亦止賓一人，而主君不與共食，故其禮視燕、饗為輕」⁷，而凌廷堪則稱「食禮有幣，燕禮無幣；食行於廟，燕行於寢；食牲用太牢，燕牲用狗；食使大夫戒賓，燕於庭命賓；皆其例矣。萬氏斯大乃謂食禮視燕、饗為輕，則誤甚。〈饗禮〉篇亡，不可考，其禮盛，則又重於食焉」⁸，二說頗不一致。面對二人的異說，吾人固不能確知食禮輕於饗禮者何據？亦不知何以饗禮又重於食禮與燕禮？足見鄭玄主張〈饗禮〉亡佚，的確造成饗禮內容不明的問題，因而引起討論，而有主張鄉飲酒禮即饗禮或燕禮即饗禮者，但或無論證，或不能愜人之意⁹。

劉師培則歷舉漢代文獻，說明「饗」、「鄉」二字通用，力主鄉飲酒禮

⁶ 萬斯大論〈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條云：「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為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愚考《禮經》，祀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行朝聘，當饗即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即《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見氏著：《禮記偶箋》（臺北市：廣文書局，1977年景印《經學五書》本），卷1，頁16。

⁷ 萬斯大：《儀禮商》（臺北市：廣文書局，1977年景印《經學五書》本），卷1，頁43，「公食大夫禮第九」。

⁸ 凌廷堪撰，彭林點校，程克雅校對：《禮經釋例》（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卷4，「凡燕禮使宰夫為主人，食禮公自為主人」條，另參同卷「凡食賓以幣曰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條。

⁹ 如惠士奇曾有「鄉人飲酒謂之饗，然則鄉飲酒即古之饗禮，先儒謂饗禮已亡，非也」之說，然無論證，說見惠棟：《九曜齋筆記》（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景印本），卷1。又見惠棟：《讀說文記》（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7年《百部叢書集成》景印《借月山房彙鈔》本），第五。但惠士奇又有「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之說，詳惠士奇：《禮說》，卷5，「〈春人〉食米」條，見《皇清經解》，卷218。筆者以為其論據亦不愜人意。

即是饗禮，只是饗禮因對象有別其禮數隆殺亦有不同而已。《禮經舊說·公食大夫禮第九》云：

案鄭注云：「古文『饗』或作『鄉』。」又下文「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鄭注亦云：「古文『饗』或作『鄉』。」竊以作「鄉」是也。「鄉」，即本經〈鄉飲酒禮〉。鄉者，省辭，如《禮記·鄉飲酒義》「吾觀于鄉」是也。「設洗如鄉」者，〈鄉飲酒禮〉云「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謂食禮設洗之位亦當彼，禮略同也。「迎賓門外，拜至，皆如鄉拜者」，〈鄉飲酒禮〉云「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謂大夫相食亦于門外拜賓介，其賓介皆有答拜之禮也。以經證經，合若符節。其作「饗」之本，雖與「鄉」殊，然二字古通。漢代今古文先師，並以鄉飲酒為「饗」，則經文作「饗」，亦必據〈鄉飲〉為釋，確然可知。鄭氏不以鄉飲酒為饗，因以饗禮及大夫相饗之禮為亡，一若禮經五十六篇外，別有諸侯、大夫〈饗禮〉二篇，此則鄭氏新意，不與禮說相同者也。

據劉氏說，則食、饗、燕三禮具在，並無別有〈饗禮〉之篇且已亡佚之事。

至於饗禮為何有鄉飲酒禮之名，〈鄉飲酒禮第四〉說：

此經鄉飲、鄉射二禮，漢人稱為饗射。……惟即漢人說鄉飲者考之，似此禮以饗為名，其制專主于養老。……更以鄉飲、鄉射並稱饗射者，迄為天子養老、大射二禮之稱。……蓋饗為鄉人飲酒之名，由養老之禮引申之，故天子養老亦得稱饗。援是而言，則舍養老而外，別無所謂鄉飲禮，確然明矣。

據此，劉氏認為：饗禮本出於養老，包括天子之養三老五更、鄉大夫在鄉之養耆老，後由在鄉之養耆老而有鄉飲酒禮之名。劉氏言下之意，饗禮儀節即〈鄉飲酒禮〉中之儀節，故下文即舉《左傳》、《國語》、《周禮》所見饗禮加以印證，謂有賓有介、獻酢酬、奏樂、折俎、立成等儀節均與鄉飲酒禮相同